



年年岁岁花相似

◎孙镜福



我的“龟”蜜

◎徐秋红



每次和女儿去超市购物,我都不忘去电梯旁看看那些可爱的小乌龟。这些小乌龟差不多大,但身上的花纹却不同。它们缩着小脑袋,被放在小型的塑料笼子里,一动不动,也不知它们是否在睡觉。偶尔会看到有一两只小乌龟伸出小脑袋,可一旦有人靠近,它们就立马感觉到并将头缩进去,只有一只顽皮的小乌龟不畏惧,即使你敲打笼子,用手指着它的脑袋低语,它也不感到害怕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,直到你不想再逗它玩儿为止。

为了和这只小乌龟有更多的时间相处,我干脆买了两只小乌龟带回家。一到家,就给它们洗澡,然后放进我精心准备的“爱心小屋”里,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塑料小盒子,两只小乌龟住进去空间正好。

刚买回来的前几天,两只小乌龟在盒子里纹丝不动,好像对新家很陌生。不知为何,小乌龟新家里面的水总是很浑浊,也不知是不是小乌龟“拉粑粑”了。看到这么脏的水,我就忍不住要立即去换,每次换水时,小乌龟就开心得手舞足蹈。久而久之,我养成了每天给小乌龟换水洗澡的习惯。

每天下班回家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观赏小乌龟,和小乌龟说话、“做游戏”。

我发现两只小乌龟的性格截然不同,一个活泼好动、爱张扬,另外一个稳重踏实、没表情。活泼的那只小乌龟每天睁大眼睛张望,每当我用手指向它,朝向它呼喊时,它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唤,要么特意转过身背对我,要么伸出脑袋动也不动,就是不想正眼看我。我很喜欢这只有个性的小乌龟,将塑料盒子拎起来左右转动,就是要让这只小乌龟看到我,可它偏偏总是躲闪。就这样,我和小乌龟每天做着同样的躲猫猫游戏,小乌龟也成了我朝夕相处的好朋友——我的“龟”蜜。

另一只小乌龟有点特殊,它的双眼始终没睁开,也许生来就是个“瞎子”,看不到外面的世界,平时它不爱动弹,也不喜欢和我交流,唯独一次的行动却惊吓到了我。

那天中午,我在房间午休时,隐约听到一阵阵敲击声。当时很奇怪,不知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。仔细聆听,发现既不是楼上邻居家传来的声音,也不是隔壁女儿发出的声音,那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?刚开始我没在意,继续躺下午休,可没过多久,又传来这种刺耳的敲打声。

我好奇地坐起来四处观望,寻找声源,却始终找不到。正当我苦思冥想、摸不着头脑时,看到那只原先非常老实的小乌龟,正像一个被关押已久的小孩突然爆发一样,依靠着墙壁站立着,双脚来回不停挥舞,愤怒地敲打墙壁。它似乎不怕累也不怕疼,只为和命运作最后的斗争,争取独立自由。也许是想离开这个看似温馨的小屋,摆脱我对它的束缚;也许只是为了出去寻找龟粮,摆脱饥饿的困扰。总之,它想离开。

就这样,小乌龟持续敲打了一段时间后,我还是没有理会它,接着便去上班了。晚上回到家后才发现,这只小乌龟的四脚朝外,趴在脏水里一动不动。我将手伸进去,试着碰一碰它,看它有没有反应,来回试了几次后,发现这只小乌龟还是没动静,我又尝试给它们换水,换水是小乌龟最开心的,换完水后发现,这只小乌龟还是没动弹,身体似乎开始有点泛黄,此时此刻,我才确定这只小乌龟是真的离开我了。

这只“龟”蜜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,但它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它那不向命运低头、敢于拼搏奋斗的精神鼓舞着我、激励着我。

自驾南疆行

◎沈伯文

南疆行虽已结束,却让我们收获满满。

首要的是收获了平安。6800千米的行程,全程平安无事,稳稳当当。这离不开我们主驾石师傅精湛的技艺。无论是盘龙古道上的上下翻滚600多个弯,或是面对独库公路上从山涧不断出现的云雨雾,他都操控自如娴熟,尽显数十年积淀的厚实功底。

老朱这如皋汉子,大大咧咧,却有新疆大汉的彪悍与宽阔胸怀。他遇事沉着,新疆全境烂熟于心,不是导游胜似导游。行

前一句“我来做一个攻略”的轻轻承诺,他就把整个行程的节点牢牢把控。他还兼顾此行的副驾,谓之得力干将,并不为过。

还有走南闯北几十年的小沈,富有人生积累与经验。他善于大事化简,果断决策方向路线,运筹帷幄间,展现出一个中年汉子的干练与朴实无华。

至于我们行程中的“小小驾驶员”桐同学,虽还稚嫩,却在沙漠公路、连霍高速、315国道上,驾车轻巧顺畅。过安检卡口时,警察叔叔看着这个孩子模样的司机在沙漠公路上驾车,让他出

示驾照后才放心放行。我想说,他的人生,未来可期!

收获还有许多,比如相帮相谅,主动作为,不怨不急,大度大气。这些都融入每日的互相关照与提醒中,定格在每个打卡点的笑容里,体现在不斤斤计较的落落大方中。点点滴滴都浸润着浓浓的乡情、亲情、友情。

炎夏晨起,我匆匆书上几笔,聊作南疆行散记,算是对首次组合自驾的回眸,献给我的好旅伴,也献给准备启程的朋友。愿它封存这十天的美好,铭记人世间这些闪光的瞬间。

遛狗记

◎杨培林

清晨的巷子里,奶奶牵着金毛犬“元宝”慢慢走。元宝一身蓬松的黄毛,走几步就停下来嗅嗅墙脚,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菊花。奶奶的布包里总装着一卷厚纸巾,是特意为元宝备的。

转过街角,元宝突然蹲下身。奶奶立刻停下脚步,从包里抽出纸巾候着。等元宝完事,她佝偻着腰,小心翼翼地把狗屎捏起来,裹得严严实实,快步扔进不远处的分类垃圾桶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银白的发丝上,像给这双手镀了层金边。

“李奶奶,又遛狗呢?”隔壁王大爷晨练路过,笑着打招呼。

“是啊,这狗懂事,就是屎多。”奶奶拍了拍元宝的头,“老规矩,不能脏了道儿。”

往前没走几步,一阵急促的狗叫声传来。一只泰迪像颗棕色炮弹冲过来,对着元宝狂吠。泰迪主人是个穿花衬衫的年轻男人,一手插兜,一手刷着短视频,头也不抬地喊:“豆豆,回来!”声音漫不经心,眼睛根本没离开屏幕。

泰迪根本不听,反而就地蹲下,在青石板路上留下一摊深褐色的排泄物。男人瞥了一眼,脚一抬就往前走,仿佛那摊污秽是空气。

“小伙子,你狗拉屎了!”奶奶忍不住喊。男人头也不回:“知道了,清洁工待会儿会扫。”

正想着,迎面走来个戴眼镜

的姑娘,眼睛死死盯着手机,手指飞快地戳着屏幕,嘴里还念叨着:“快抢!快抢!”她的高跟鞋敲着石板路,径直朝那摊未清理的秽物走去。

“小心脚下!”奶奶急忙喊。话音未落,姑娘“哎哟”一声跳起来。右脚的高跟鞋上,赫然沾着一团黏糊糊的东西。她瞬间变了脸色,尖叫着在地上蹭脚,新买的百褶裙都扫到了地上。手机“啪”地摔在地上,屏幕裂成了蜘蛛网。

“谁这么缺德!狗拉屎不收拾!”姑娘气得直跺脚,声音尖利。可她骂了半天,也没想想自己刚才走路时,眼睛何曾离开过屏幕。

奶奶望着花衬衫男人远去的背影,眉头拧成个疙瘩。她往布包里摸了摸,又抽出几张纸巾,叹着气走过去。这青石板是明清时铺的,当年赶考的举子路过,都要把鞋上的泥擦干净才敢踩;民国时,推黄包车的,车轮碾了脏东西,都会停下来用破布擦一擦。如今倒好,人模狗样的,还不如块石头懂事。她佝偻着腰,膝盖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,像处理元宝的粪便一样,把那摊污秽仔细裹好,扔进垃圾桶。

元宝凑过去闻了闻姑娘的鞋,被奶奶一把拉住。“别添乱。”奶奶从包里又抽出纸巾,递了几张给姑娘,“擦擦吧,前面有水龙头。”姑娘接过纸巾,脸涨得通



红,却没说谢谢,她一边擦鞋一边嘟囔:“什么素质!”

奶奶牵着元宝继续往前走。巷尾的老槐树下,几个老头在下棋。石桌上刻着“楚河汉界”,棋子是磨得发亮的鹅卵石。其中一个穿中山装的老人抬头看见奶奶,笑着说:“还是你老人家讲究,上次,我看你年轻媳妇让狗在人家门墩上拉屎,还说‘我家狗有灵性,专挑风水宝地’。”

“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不能丢。”奶奶慢悠悠地说,“《朱子家训》里说‘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’,这巷子里的路就是咱们的庭除啊。”

元宝突然对着墙根的野菊撒尿。奶奶拿出纸巾,连花瓣上溅到的几滴都擦干净了。阳光穿过槐树叶,在她脚下投下细碎的光斑,像撒了一地的文明密码。

回家的路上,又撞见那个花衬衫男人。他的泰迪正在啃别人放在门口的鞋垫,男人依旧刷着手机,嘴角还挂着笑。奶奶没说话,只是牵着元宝,一步一步踩在干净的青石板上。

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,却记得每一个弯腰的身影,也记得每一个转身离去的冷漠。就像这城市的文明,从来不是刻在石碑上的大字,而是藏在弯腰捡屎的皱纹里,藏在递出纸巾的温暖里,藏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对这片土地的敬畏里。